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研究

——以《文赋》为例

岳曼曼

摘要:宇文所安是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翻译而蜚声西方学界的翻译家,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翻译思想。他通过对《文赋》英译本中字词、句调精神以及修辞这三个层面的诗学翻译手法,向西方世界英语读者重构了《文赋》中蕴含的诗学内涵以及再现了中国古典文论的诗性特质。

关键词:宇文所安 《文赋》;诗学翻译

作者简介:岳曼曼,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文理学院国际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0081)

一、引言

普遍意义而言,中国文论包括古代文论以及现当代文论两个范畴。有学者认为,中国文论的外译阶段应当首先考虑古代文论。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相比,中国古代文论不仅发达成熟、意蕴深厚、博大精深,而且具有一种与泛希腊-罗马-基督教的西方历史文明圈迥然不同且极其鲜明的华夏气质,整个文论体系包含了中国古代文人非常深刻的美学观、宇宙观和诗学观。从中国文学思想开端孔子提出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到中国早期传统文学文本思想中孟子的“知言”,从“诗言志,歌咏言”到《易经》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从刘勰的“风骨”“神思”到司空图的“意境”,这些对中国古代文论基本特征高度凝练的概括,在世界文学诸多体系中别具一格。叶维廉曾谈到中国古代文论的表述类似于禅宗以“春来草自青”来表述佛法^[1]。中国古代文论中字面看似简单的表达,实则蕴含着诸多丰富的文学思想内涵,像“风骨”“隐秀”这样的关键概念,“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方式以及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高度凝练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形成规则和基本特征^[2]。回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历程,一个个关键的概念及术语,都具有“钻石般的密度”,因其发展的根基源系古代文论思想家与批评家的整个思想体系。

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尤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翻译蜚声西方汉学界。他于1992年出版的《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中译书名为《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被列为哈佛大学的权威教程,并被誉为“继理雅各(James Legge)、华兹生(Burton Watson)、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之后,中国经典又一次规模盛大的西方旅行”^[3]。他本人也认为,要复活中国文论传统就是要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4]。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这部著作中译版序言里欣喜地表示,经过多年寻觅,终于找到一条可以突破中西文论体系,在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门径。身为一名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从西方文论这一异域的语境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和观察角度,并从庐山之外来重新审视和翻译久为人熟知的中国古代文论。他在对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作出双向阐释的过程中,引发出一种中西与古今的双重互动。同时在对中国古代文论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16WLH28);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宇文所安中国文学英译研究”(XSPYBZZ042);湖南省普通高教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6]400号);湖南省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专项课题(XYJ2017GB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项目(201406720007)

进行细致地解读与英译过程中,也将自身对中国文学思想的精读经验融入其中。这部文论研究的英译著作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论双向阐发、互见、互识、互相照亮的极佳范例^[5]。下面主要以宇文所安《文赋》的英译为例,论述其译介中国古典文论的诗学翻译思想。

二、《文赋》——作为诗学语言的文学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早系统地阐述文学创作及其规律的经典文学理论作品。钱钟书曾言:“《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6]。其所论上承曹丕《典论·论文》,下启刘勰《文心雕龙》,以辩证的观点,采用赋的形式细致探讨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和过程,可谓是一篇写作本体论的经典文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7]。陆机根据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创造了骈文体式,以写作过程的一系列因素为中心,揭示了文章生成的规律、写作构思、行文布局的乐趣,文体风格与写作技巧、文学的社会作用以及创新等,对文学创作的诸多方面均作了精微的阐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赋》辞韵并茂、铺采华美,是骈丽典整的文学作品,又兼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重要文论佳作。因此,它既是文学理论也是文学作品。

三、宇文所安《文赋》的诗学翻译

《文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开山之作,理论性与文学性并重。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审美或诗学功能,文学的语言形式属于诗学语言。这也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形式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志。由此,《文赋》一般被看作“文论”,而非“文学宣言”^[8]。与诗学语言对应的是信息语言,两者差异在于其交际目的不同。Cameron认为,诗学语言与非诗学语言的主要差异在于语言运用的目的,而不是语言运用其本身。诗学语言的目的就是虚拟现实^[9]。Jakobson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某一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也就是文学自身最根本的差异和特性所在^[10]。《文赋》独有的诗性特征和美学功能处处彰显着原作者的独创性和个性。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尝试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宇文所安《文赋》的诗学翻译是如何再现和重构原文的诗学思想和诗性特质的。

1. 辨义与辨异: 字词层面的诗学翻译

《文赋》作为一部中国早期古典诗学理论著作,其主要特点之一在于它的独特用词。宇文所安在翻译时指出“不注意《文赋》的独特用词,就无法理解《文赋》,而要理解其用词,就需要追溯其绵长的注疏传统。我首先逐段翻译原文,每翻译一段我将详细讨论该段出现的字词”^[11]。这句话表明译者充分意识到,辨义为翻译过程之关键所在,古代文论著作的英译尤为如此。意义的表达需建立在正确的理解上。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作品不论从语言文字、诗学还是意义和艺术等层面,与一般文学作品以及其他类型的文本都有诸多不同之处。在历经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历史演变后,中国语言汉字的语义和表达方式已实现了较大的历时性变化。而对于古代文论作品,由于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创作年代的久远,我国已形成一个“传一注一疏”的学术传统,历代学者和文人往往都会对各作品进行注疏与勘校,以达到真正理解原文论典籍的含义。现代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从符号学的角度高度概括性地将翻译分成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意指在同一种语言中,运用语言符号去诠释另一些语言符号。比如表达方式、措辞的改变,也就是“rewording”;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是指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即用一种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符号,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双语翻译;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主要是指运用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两者之间的意义传递,既包括用非符号语言系统去诠释语言符号系统,也包括用语言符号系统解释非语言符号系统^[12]。对于《文赋》篇,字词层面辨义的关键在于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已历经转变,以雅氏之观点来看,辨义层面主要为语内翻译。《文赋》的英译包括了原语从语内到语际的翻译过程,其中辨义为语内翻译的核心环节。下面,以几则英译实例进行具体分析(原文和译文中的下划线为笔者添加)。

原文: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译文: And when I myself compose a literary piece, I perceive fully well their state of mind (or "their situation" 情). I constantly fear failure in my conception's (意) not being equal to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物), and in my writings' (文) not being equal to my conceptions. I suppose it is not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s difficult, but rather the difficulty lies in being able to do it well^[5].

这是《文赋》序言中的次句。陆机在序言里逐渐表明了自身对创作意识和兴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是《文赋》的一个重要观点，并且是借以组织全文篇章结构的一个核心偶对，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是主体结构的个人行为，另一方面为创作表达的过程。这句话中，陆机呈现了一个“意—物—文”的三项结构。由于前半句话谈论的是阅读的经验，“意”在这指的是某人对世界形成的一种看法，而非普遍文学作品意义上的“观念”或“意思”，它是阅读者个人特殊的理解方式。进行了原文诗学上语义的辨义后，“意”被译为“conceptions”，“物”指世间万物“things of the world”，“文”在这主要指实际的写作。既然陆机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创作，根据此语境，他在“每自属文，尤见其情”的“情”当然不是泛指一般意义而言的感情，而是其他作家在面临写作难题时的“心理状态”。翻译中，宇文所安并未拘泥于某些字词的基本语义，而是深入挖掘其诗学内涵，较好地传译了原文的诗学特色。下面再看看《文赋》正文中的一部分：

咏世德之骏烈，
诵先人之清芬。
游文章之林府，
嘉丽藻之彬彬。

这是《文赋》中陆机关于创作之前准备事项的一部分论述，从对事物想象性的体验过渡到阅读的必要性。原文为骈偶结构中的另一项，英译文形式上与原文对应，也为四行：

He sings of the blazing slender of moral power(德) inherited by this age,
Chants of the pure fragrance (or "reputation") of predecessors,
Roams in the groves and treasure houses of literary works,
Admires the perfect balance of their intricate and lovely craft^[5].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文论典籍蕴藏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这段骈文包括了两组偶对，形式非常工整，谈的是写作前阅读的过程。第一个偶对中出现了“骏烈”“清芬”“世德”“先人”。汉语中，“骏”一般指良马，“烈”原指火势猛，这里译者联系上下文，取其引申义，译为“moral power”，指表现出来的美德；而“芬”在文中表面上是一种嗅觉的体验，实际上是关于名誉的一个隐喻。译者在联想与正确辨义后，为了不破坏与原文相照应的译文结构，将这两个词语的隐喻内容在英译中辅以括号呈现。“世德”和“先人”则代表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范畴内数代先贤积累的美德。“林”和“府”二字并用，体现的也是关于文学作品集的隐喻。

这段文字中，“彬彬”一词的英译充分体现了译者在传统诗学的整体关照下，对文论话语中的字词寻求其诗学和文化理据，在翻译中正确辨义。“彬彬”的翻译主要参考了它在《论语》里的使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照译者的看法，“文”和“质”在《论语》中指行为和品格，这两个词后来成为文学思想的核心术语。“丽藻”指华丽的诗文，这里陆机用“彬彬”修饰“丽藻”，表达一种文与质的平衡“perfect balance”，从而把阅读文学典籍作为解决“文不逮意”的一种方法。

翻译过程中，译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诗学的视域里对文论话语的诗学理据进行辨义，同时兼顾古代文论的历代注疏传统，采用历时的眼光辩证地对待各时传、注、释且加以考据，辨异求正。

2. 句调精神层面的诗学翻译

《文赋》为西晋陆机创作的一篇文艺理论作品，原文文字优美，作者以细密详尽的铺述对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细腻地描摹，将文学创作过程的各种情景十分生动真切地展示出来。全文以赋的形式写成，文中采用以物抒情的抒情方式、精炼规整的句式，语言形式整齐。在句式上，以四言、六言句型为主，但为了求得变化，也有三、五言甚至七、九言等句型。《文赋》原文言简意赅，信息含量密集，全文几乎都以四言或六言对句组成，非常精细工致，文中的一些语句千古传诵，并且已成为文学领域中的名言警句，直至今天依然闪耀其灼灼光华。原文独特的句式特点对译者而言是一项严峻的挑战，比如正文开端的一段话：

位中区以玄览, 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 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 喜柔条于芳春。心慄慄以怀霜, 志眇眇而临云。

He stands in the very center, observes in the darkness,
Nourishes feeling(情) and intent(志) in the ancient canons.
He moves along with the four season and sighs at their passing on,
Peers on all things of the world, broods on their profusion.
Grieves for the falling leaves in strong autumn,
Rejoices in the pliant branches in sweet spring;
His mind shivers, taking the frost to heart;
His intent is remote, looking down to the clouds^[5].

原文是六字的骈文句式, 内容主要是阐明写作的缘起, 并指出“玄览”和“典坟”对于文学写作的重要作用。“玄览”代表感“物”, “典坟”关乎读书。原文前两句和最后一句的句式结构为: 动词+名词+动词+名词, 第三句为动词+名词+名词。字译文没有打破原文骈偶句式以及句间词语对仗的特点, 分别以八句译出。“遵四时”、“瞻万物”、“悲落叶”、“喜柔条”、“心慄慄”、“志眇眇”的语法结构特点在译文里得到较好的保留呈现, 对应的译文结构为 verb+preposition, 最后两句由于语法的限制, 补全主语。原文语贵精炼, 采用了十四个动词, 分别为伫、览、颐、志、遵、叹、瞻、思、悲、喜、慄、怀、眇、临。译文中出现了十三个动词: stand, observe, nourish, intent, move, sign, peer, brood, grieve, rejoice, shiver, take, look, 几乎如数译出, 译文气势连贯, 节奏鲜明, 句式与原文句调精神相仿, 延续了原文的诗学美。

又如“观古今于须臾, 抚四海于一瞬”这句的英译。这个对句是对创作前提条件之精神旅行作出的总结。在这段精神之旅中, 创作者在时空范围内不断周游。字译文是: He observes all past and presents in a single moment, touches all the world in the blink of eye. 由于原文是关于创作前的反思性活动, 句中的“观”代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观察, “抚”也如此, 将它们译成中性, 不带语义色彩的“observe”和“touch”。译文简洁大气, 句调精神与原文神似, 传递了原文的志趣超然、心境高远之感。

3. 修辞层面的诗学翻译

排比铺陈的修辞技巧可谓是《文赋》最主要的特色。它繁笔铺陈的手法, 往往对所描述事物进行全方位的形容。例如《文赋》以时间顺序展示了其分析势能, 在这些势能的推动下, 文思的形成过程缓慢发展。比如:

其致也, 情瞳眈而弥鲜, 物昭晰而互进; 倾群言之沥液, 漱六艺之芳润; 浮天渊以安流, 濯下泉而潜浸。

And when it is attained: light gathers about moods(情) and they grow in brightness,
Things(物) become luminous and draw one another forward;
I quaff the word-ward's spray of droplet,
And roll in my mouth the sweet moisture of the Classics;
I drift between Heaven and the abyss, at rest in the current,
I bathe in the falling stream, immersed in its waters^[5].

这段文字阐明随着外物与情感的相互作用, 内心统一鲜明的形象逐渐形成, 于是历代前人所作所述的精华要旨慢慢浮现出来, 以供创作者采择调遣。“其致也”作为一个三字句, 在这起了承前启后的连接作用, 字译为“when it is attained”, “attain”意相当于“致”, 译文中后面紧连的冒号应当引起注意, 它作为一种符号, 预示着后文将展开并列式的铺陈描述。铺陈作为赋体的一种基本修辞方法, 译者对冒号的引用体现了翻译中对原文文体和修辞的深切把握和充分重视。译者对符号的运用来传递原文的语言系统特点也可以说是雅各布森提出的符际翻译(Intersystemic translation)。此外, “情瞳眈而弥鲜, 物昭晰而互进”的译文为“light gathers about moods(情), and they grow in brightness, things(物) become luminous and draw one another forward”。赋这种文体一般由对偶的字、词和短语构成, 这句话中, 根据译者的理解, “情”和下一对句中的“物”主要是考虑骈偶的句式特点, 与“物”构成一对, 没有将“情”完全译出, 而是放在括号里提醒读

者注意。“瞳眈”和“昭晰”为两个描述性的词语，指不同程度的光亮。而在西方诗学里，亮光是一种隐喻的说法，指意识、认识和事物的感知，就像黑暗中照亮万物的明灯。所以译者把隐喻的意义揭示了出来，并以“gathers moods and grow in brightness”把“瞳眈”和“弥鲜”之状精微地描摹了出来，译文显得非常灵动而富有韵味。除了光亮的隐喻外，这里还有与“食物”相关的隐喻。“倾……沥液，漱……芳泽”喻示了“摄取”经典愉快的过程，译文里也得到了相应的呈现。

陆机还以树喻指文学作品，提出“文理并茂”的观点，主张“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中国文学思想的核心概念诸如“理”“质”“文”之间的有机关系在这个句子得到非常完整的表述。宇文所安将其英译为“Nature principle (理) supports the substance (质), a tree's trunk; Pattern (文) hangs down in the branches, a net of lushness”。“理”是普遍结构，“质”为“思想内容”，也就是树的质料，文章有了思想内容，就如同树干一样可以树立起来。“理”渗透于“质”之中，从“理”到“质”是一种“由内向外”的过程；“文”犹如枝条和花果，繁生在树干之上，是“理”和“质”，即树木成长过程的最外在阶段。“Nature principle→substance→tree's trunk”和“Pattern→branches→net of lushness”几个名词由内而外，逐层递进表达出了这个文学隐喻“辞达理举，干枝并茂”的表层含义和诗学内涵。

四、结语

对于这样一部富有诗学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宇文所安在向英语世界译介《文赋》的过程中，通过字词、句调精神以及修辞这三个层面的诗学翻译向西方读者阐释了《文赋》中蕴含的文学理论思想，再现了原文的磅礴之势以及重构了中国古典文论《文赋》的诗性气息和诗学内涵。

参考文献：

- [1] 叶维廉. 中国诗学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9.
- [2] 曹顺庆. 中国文论话语 [J]. 世界文学评论, 2007 (1): 13-17.
- [3] 胡晓明. 远行回家的中国经典 [N]. 文汇报, 2003-04-03.
- [4] 张宏生. 访哈佛大学东亚系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 [J]. 文学遗产, 1998 (1): 111-119.
- [5] 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6] 钱锺书. 管锥篇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206.
- [7] 张少康. 文赋集释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2.
- [8] 路雪莹. 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与陆机《文赋》 [J]. 国际汉学, 2014 (1): 173.
- [9] Lodge, D. *Language of Fic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33.
- [10]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M]. Fort Worth: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8: 235.
- [11] Owen, Steph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0.
- [12] Jakobson, R.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M] // K. Pomorska & S. Rudy. *Language in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429.

A Study of Stephen Owe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Poetic Exposition on Literature*

Yue Manman

Abstract: The study deeply explores Stephen Owen's poetic translation thoughts, taking Owe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oetic Exposition on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It then reveals that his poetic translation methods fully integrates three levels of differentiating the meaning of words, reconstructing the poetic spirit of sentences as well as rhetoric effects. In such a way, the poetic connotations and poetic characteristics imbedded in the literary thoughts of *The Poetic Exposition o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re reconstructed and reproduced towards the English readers in the western world.

Key words: Stephen Owen; *The Poetic Exposition on Literature*; poetic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文建)